

# 西双版纳傣族热带雨林生态文化及成因的探讨

许再富, 段其武, 杨云, 周惠芳, 赵文娅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云南勐腊 666303)

**摘要:** 西双版纳地处我国滇南, 与缅甸、老挝接壤, 邻近越南、泰国和柬埔寨。傣族是该地区的主体民族, 跨国境而居。在近代, 学者们对傣族传统文化有多种表述, 但经作者比较与分析认为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的属性应是热带雨林生态文化。热带雨林的生态系统多样性、生态景观独特性和物种多样性等与傣族的日常生活、医药卫生、生产活动、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关系十分密切, 是雨林文化形成的根基。原始多神教和佛教的宗教信仰使傣族传统文化得到升华, 是其核心。而地区内外的文化交流则使雨林文化得到发展与不断完善。

**关键词:** 西双版纳傣族; 雨林生态文化; 成因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 Q94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42(2010)02-0185-11

## Approach to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tropical rainforest and its cause of formation in Xishuangbanna Dai

XU Zai-Fu, DUAN Qi-Wu, YANG Yun, ZHOU Hui-Fang, ZHAO Wen-Ya

(Xishuangbanna Tropical Botanical Garde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engla 666303, China)

**Abstract:** Located on the frontier of S. Yunnan of China, Xishuangbanna adjoins Burma, Laos, and is close to Vietnam, Thailand and Cambodia. Dai is the majority in Xishuangbanna and transnational inhabitation. There are multiple expressed for traditional culture of Xishuangbanna Dai by experts in recent years. Aft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however,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at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Xishuangbanna Dai should be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Tropical Rainforest or Rainforest Culture. The daily life, medical care, producing activities, literature and art, and religious believe etc. of Dai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diversities of tropical rainforest of the region, including ecosystem diversity, ecological landscape diversity and species diversity, which are the bases of Rainforest Culture. Including polytheism and Buddhism, the religious believe is the core of Dai'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o make it to a higher level. And the cultural interchange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region make the Rainforest Culture to gain more development and continuous perfect.

**Key words:** Xishuangbanna Dai; ecological culture of tropical rainforest; cause of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西双版纳地处滇南, 与缅甸、老挝接壤, 邻近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家。该地区世居以傣族为主, 以及有哈尼、瑶、布朗、基诺和汉等 10 多个民族。傣族是居住在我国境内自称为“Dai”的所有民族的总称, 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内澜沧江、怒江和红河流域的沿边一带。现在傣族有 100 多万人口, 比较集中分

布的地区是西双版纳, 有 30 多万人, 是我国唯一以傣族冠名的自治州。傣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国际民族。在国外, 居住在泰国的称为泰族“Thai”, 在缅甸称为掸族“Siam”, 在老挝称为佬族“Laos”。而“Tai”则是统指一切具有同根、同祖先和同文化语言特征的族群, 其中, 居住在我国西双版纳地区和泰国

收稿日期: 2009-09-17 修回日期: 2010-01-05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Supported by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Program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作者简介: 许再富(1939-), 男, 广东省潮州人, 研究员, 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资源植物学研究, (E-mail) xzf@xtbg.org.cn.

清迈、清莱即历史上称为“兰纳”(Nana)地区的傣、泰民族被认为是仅存的标准“Tai”人区(黄惠焜, 1992)。本文探讨的西双版纳傣族传统雨林生态文化在“Tai”族群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有史以来,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体民族,也是该地区唯一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因而,其传统文化对该地区其他民族具有较大影响,而成为西双版纳的主体文化。

## 1 傣族传统文化的评述

从各种文献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有多样的概括。主要有贝叶文化、水的文化和森林—水文化等,以及作者提出的热带雨林生态文化,简称为雨林文化。

### 1.1 贝叶文化(Culture of Pattra Leaves)

在近代,人们一般认为“贝叶文化”就是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文化。贝叶是生长在一种称为贝叶棕(*Corypha umbraculifera*)树上的叶片,它是佛教僧侣们用作刻写宗教经典著作的载体。据说在傣历639年(公元1277年),在西双版纳有名叫督英达的佛爷,首先用文字把佛经刻写在贝叶上,从那时起,才有经书传下来(刀世勋,1990),称为“贝叶经”。它主要记录、保存和传播佛教经典著作,一般的世俗著作、生活人事大都不用贝叶记录,但凡是珍贵的书也都要刻写成贝叶经。因而,贝叶经所涉及的除佛教经典外,还有天文地理、医药卫生、生产生活、阴阳历算、体育武术、哲学法律、社会历史、语言文字、民情风俗、牒谱世系、经济文书、诗歌谚语、神话传说、音乐舞蹈、工艺绘画、工程建筑、农业水利等,可以说是傣族人民的百科全书(张福三,1990)。

### 1.2 水的文化(Culture of Water)

在概括傣族文化总的气质时,有的学者用“水的文化”这一概念去确定傣族的传统文化(黄惠焜, 1997)。人们认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也就是说,文化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动成果,它维系、调适人与自然生态的适应,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傣族是逐水而居、沿水而居和座山临水而居,并有发达的水稻栽培和水利灌溉技术(郭家骥,1998),有适应潮湿气候的干栏式住房,有“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的古训,还有“敬水拜水”以及有“泼水节”作为新年等(赵世林等,1997)。因而,水的文化便被认为是傣族传统文化。

### 1.3 森林—水文化(Culture of Forest-Water)

根据云南傣族主要居住在澜沧江、怒江、红河、金沙江等四江流域,她们崇尚森林、崇尚水,生产、生活及习俗离不开水。她们称澜沧江为“南咪匡”,“南”为水、江河,“咪”为母亲,“匡”为财富,即“财富之母(源)河”。因此人们习惯称傣族为“水的民族”,其文化是森林—水文化(高立士,2006)。

### 1.4 热带雨林文化(Culture of Tropical Rainforest)

贝叶文化没有包含傣族的一些代代相传的民族风俗,在时限上既不包括佛教传入,以及文字创制以前的远古文化,又难以表达后来与时俱进的传统文化发展与不断完善。所谓水的文化只是森林文化的重要内涵而已。傣族古训“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的核心是“(森)林”,它是源,“水”是流。虽然西双版纳有澜沧江和较多的支流,由于历史上傣族的提水工具简单,水稻和其它作物生产所需的灌溉水主要是来自森林所贮存的“土壤水库”,通过大大小小的无数管沟而来的,并形成了独特的传统灌溉制度(高立士,2006)。至于森林—水文化则较恰切地表达了西双版纳傣族的传统生态文化,但森林似乎较笼统,没有准确说明该区傣族主要所处的热带雨林的生态与环境。而水正如上述的,与该地区的热带雨林是“源”和“流”的关系。因而,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的属性应是热带雨林生态文化,简言之是雨林文化(Ecological Culture of Tropical Rainforest)(许再富等,1998)。

## 2 热带雨林——傣族雨林文化的根基

西双版纳地处著名横断山的余脉,95%的国土是山地,西北高、东南低,西北和东北分别有怒江山地和无量山山地对冬季来自北方寒流的屏障;东南和西南都距北部湾和孟加拉湾只有六、七百公里,是夏季来自印度洋的西南季风和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的交汇地带,形成了高温、高湿的北热带气候。也由于地质上的“沧海桑田”而使西双版纳产生了在结构和成分上与东南亚热带国家十分相似的热带雨林。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在适应地球上迥然各异的自然环境过程中与生物多样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产物。这样,包括热带雨林在内的森林便成为傣族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

### 2.1 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主要分布在海拔高度900~

1 000 m 以下的山地、平坝地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由于地广人稀,西双版纳天然森林覆盖率还保存在 65% 以上。在热带雨林分布的地带也正是傣族的主要聚居地。

2.1.1 热带雨林类型的多样性 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有 2 个植被亚型,9 个群系,16 个群落类型,显示了群落的多样性(Jin 等,1997)。其实,在历史上,该区热带雨林的群系和群落类型比现存的还要多得多。森林在傣族的传统信念中是极其重要的,他们认为“森林是父亲,大地是母亲,天地间谷子至高无上”。并认为森林是人与自然依存的第一要素,这体现在其祖训“林—水—田—粮—人”的互动关系上。包括傣族在内的西双版纳各民族,在历史上他们所实践的“刀耕火种”生产粮食和在森林中种植省藤(*Calamus* spp.)、茶树(*Camellia sinica* var. *assamica*)和马蓝(*Baphicacanthus cusia*),以及传统上的“樟树+茶树”的多层多种人工群落(许再富,1993)等,就是他们对热带雨林的结构及其次生演替所获得的生态知识而实践的生产活动。而傣族在村寨附近所建立的数百个“龙山”则成为他们信奉原始宗教的主要产物(刘宏茂等,1994)。

2.1.2 热带雨林物种的多样性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陆地生态系统中物种最丰富的森林植被。正是大面积热带雨林的分布,使这个面积仅约 19 200 km<sup>2</sup>、占我国国土面积仅约 1/500 的地区,分布有 4 669 种(亚种和变种)的维管束植物,约占我国植物区系成分的 1/6(李延辉等,1996);而脊椎动物 700 多种,约占我国种类的 1/4(王战强等,2006)。由于西双版纳邻近东南亚国家,是同一气候类型地区,加上山川基本上是北南走向而有利于物种的交流,动、植物的种类与东南亚国家比较相似。以西双版纳分布的龙脑香热带雨林为例,该类森林分布有 587 种植物,其中属热带亚洲分布类型的有 431 种,占总数的 73.7%(朱华,2000)。作者相信,在历史上,西双版纳的动、植物种类肯定比现存种类要多得多,如历史上西双版纳曾分布有犀类的大独角犀、小独角犀和苏门犀等三个种(何业恒,1993),由于人类的捕杀,最后一只犀牛在 1958 年被杀死(Xu,2000)。多样而丰富的生物资源便成为傣族人民生存与发展所依赖的重要物质支柱,并形成了相应的民族文化。

2.1.3 热带雨林景观的多样性 热带雨林树木高大,如西双版纳的望天树高可达 70~80 m,具有多层多种的结构和具有独特的、多样化的生态景观,如

独树成林、空中花园、老茎生花和老茎结果,以及绞杀现象等(许再富,1998)。奇特、多样的热带雨林生态景观,就和自然界的雷雨、光电、洪涝灾害,以及人的生老病死等一样,让傣族的先民们从迷惑不解、恐惧到崇敬,到万物有灵、图腾崇拜再到祖先崇拜、到至高无上的神的产生。就诗歌而言,约 400 年前,有一位傣族诗歌理论家在其所著的《论傣族诗歌》一书中说:“民间歌谣最大的特点是见什么唱什么,想什么唱什么,见景生情,见物生歌,随心所欲,没有框框套套”(王松,1983)。热带雨林以及其中的动植物自古以来就是傣族文学艺术创作的源头、颂咏的对象,那位理论家还对此作了精辟的阐明:“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傣族的祖先,在森林和芭蕉林里诞生,是鸟雀和水送的歌。傣族的歌一出世,花草树木是衣服,星云日月是装饰品,麂子、马鹿和鸟雀是伙伴,所以傣族永远离不开它们”。当然,不仅是诗歌如此,在文学艺术的其它领域,如舞蹈、绘画、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傣族的文学艺术家们无不从热带雨林及其中的动、植物的生物——生态学特征、特性中获得创作的灵感,或作为讴歌、表达的重要对象。

## 2.2 傣族聚居的生态环境

有关傣族的源流问题,近代学术界进行了较多的探讨,有认为傣族是从“冷森林”进入“热森林”的从北往南迁移(王懿之,1990),有认为现今傣族集居的地区正是历史上傣族的老家(江应梁,1990)等,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对于傣族是我国古代百粤的族裔之一是没有异议的,他们既是一个森林民族,又是“跟着水走”、“顺水而行”、“依水而居”,以及在历史上“善种水稻”的“水的民族”。在西双版纳,傣族一向聚居在大小不一的“坝区”,土地肥沃,依山傍水的生态环境,是鱼米之乡,构成了“林—水—田—粮—人”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生态景观。因而自古以来,傣族选择寨址时考虑的主要是具有山林、江河和坝子等生态环境(刀国栋,1996)。

2.2.1 森林环境与文化 傣族村寨主要在海拔 900~1 000 m 以下的坝区、丘陵和低山,那里分布的主要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热带雨林和热带季雨林。在远古时,森林是傣族先民生活的地方,在那里他们获得了庇护,有采不尽的丰盛果实,有捕捉不完的禽兽。而森林中的各种奇特生态景观、莫测的自然现象也给人神秘之感。傣族的很多古歌谣就描述了他们祖先在森林中生活的喜怒哀乐,和所品尝的酸甜苦辣的景况,并由此产生了原始宗教和对祖先的崇

敬。他们把森林视为极乐世界的“勐历板”，让死去的先辈们返回祖先的居住地，这在歌谣中的“祭祀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岩温扁,1989)。在进入农耕以后，虽然傣族逐步离开了森林，但他们的衣食住行、生产活动、医药卫生、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也都离不开森林，把森林当成“父亲”，是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第一要素，并形成了传统的民族森林文化。

2.2.2 江河环境与文化 据傣文献所载，傣族的祖先居住在“喃三咪”(三江水)并流的雪山下，它们是“喃咪赛罕”(金沙江)、“喃咪兰掌”(澜沧江)和“喃恐”(怒江)。后来由于人口增加，森林被破坏，生产、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而决定分别由此三江顺江，由“冷森林”向“热森林”南迁(王懿之,1990;刀国栋,1996)。澜沧江是西双版纳傣族“顺水而行”、“依水而居”的河流，称其为“喃咪”(母亲河)是理所当然。西双版纳95%的土地是山地，境内分布有2762条大小的河流，纵横交错，均属澜沧江水系。由于历史上西双版纳覆盖着浩瀚的林海，即使至20世纪50年代初期，森林的覆盖率也高达65%，所以大小江河终年都有充盈的河水，河中生长着100多种的鱼类和丰富的水、湿生植物(王战强等,2006;Fang等,2006)。这样，江河便成为“善种水稻”和以渔猎等为生的傣族人民生产、生活，以及文体活动等的重要生态环境，并形成了以森林为源的传统水文化。

2.2.3 坝子环境与文化 西双版纳有上百个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坝子。它们多是由江河冲积而成的台地，具有高温、湿润、静风的气候，具有肥沃的土壤，也具有来自山地森林的终年不绝的管沟水，是发展水稻生产的理想之地。“善种水稻”的傣族，牢记先祖的“亥丁曼，纳丁勐”(地满寨子，田满坝子)和“毫丁岱，来丁吞”(粮满仓，畜满楼)的遗训(刀国栋,1996)，充分利用坝子的有利条件，大开水田。以1949年为例，傣族83491人，开劈了约20000hm<sup>2</sup>的水田，人均0.2hm<sup>2</sup>以上，每1hm<sup>2</sup>生产约2325kg的稻谷，粮食自给有余<sup>①</sup>。这样，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傣族人民通过与其所处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及其主动调节，创造了一套与森林密切相关的、闻名的稻作文化。这一文化体系以适宜稻作农耕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稻作生计为核心，以相应的资源管理制度、农耕礼俗、精神信仰和优势互补的山坝民族关系为调适器，以傣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为动力，保证了西双版纳傣族上千年来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平衡和谐，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民族文

化的长盛不衰(郭家骥,1998)。

### 2.3 傣族的植物利用知识

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土著人群，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当地植物结成了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多样化的土著植物知识体系和植物文化。这些植物知识体系就成为他们的生存、发展与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走向协调的一个重要环节。

2.3.1 植物利用的多样性 在《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中，记录了该地区有4669种(亚种和变种)的植物(李延辉,1996)。经逐种统计，西双版纳的土著植物占75%，即约3500种。毫无疑问，在早期，傣族是以土著植物为利用对象；随着对外的交流，尤其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传入，傣族引进和利用了更多的外来植物。根据有关资料和作者的估计，被傣族利用的有药用植物1200种(林艳芳等,2003)，野生食用植物包括淀粉、蔬菜、饮料、水果等约600种(Li等,2007;Pan等,2006)，用材树约100种(禹平华等,1983)和宗教植物约100种(许再富等,1995)等，共约2000种，其中土著植物约1500种，占被利用植物种类的75%。说明热带雨林中的丰富生物多样性既是傣族人民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传统雨林生态文化形成的重要因素。

2.3.2 植物利用的独特性 由于西双版纳傣族聚居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以及他们具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他们在利用植物上具有独特性。以食用植物而言，由于傣族居住在湿热的热带，他们“喜吃异物”，菜肴有香、酸、冷、辣的特点，制作方法以烤、蒸、腌为主，蔬菜多生吃，还喜吃一些有一定保健作用的植物，“药膳同源”(刀国栋,1996)，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以药用植物而言，傣族不仅利用了上千种的植物治疗疾病，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相传至今的“四塔”、“五蕴”理论。“四塔”是指“风、火、水、土”，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人生活不可缺少的四种物质，用以对疾病的分类和立方；“五蕴”是指“色、识、受、想、行”，概括了人体的各种形态和生理功能。这上千种药用植物就是用来调整人体的“四塔”、“五蕴”的平衡关系，使病人恢复相对的平衡而达到治愈的目的。而药用植物的剂型多达14类，治病的方法也有10种，多数不同于中、西医药，形成了独特的傣族医药文化，是我国的“四大民族医药”之一(林艳

<sup>①</sup>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统计局编. 2004. 新中国西双版纳五十年——综合统计历史资料汇编(1949—2000)

芳,2003)。以作物的栽培方式而言,除了上述已提到的、“善种水稻”的傣家以及所形成的稻作文化外,因此,他们在森林和土地利用上师法自然,创造了一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仿生农业,形成了传统的农耕生态文化。西双版纳是名闻中外的“普洱茶”的故乡,在历史上,包括傣族在内的西双版纳各民族,把野生茶树驯化,进行人工栽培,他们在森林中开辟了大小不一的林窗,栽种喜欢阴湿的茶树,并创造了特殊的茶叶加工方法,使普洱茶在明朝时就“名重天下”和“土庶皆用”了(詹英佩,2007)。他们除了在森林开辟茶园外,还在林下、林窗种植马蓝供自家染布的蓝色染料,种植省藤生产藤条供编织家具、农具。这类传统的“森林耕种”方法是在不破坏热带雨林更新的条件下对其持续利用。此外,傣族人民把樟树与茶树按一定的株行距种植在同一块土地上,组成两个层次的人工经济林,而在同一块土地上获得樟脑和茶叶两种产品,并使土地因有两种植物枯枝落叶的回归而保持较高的肥力,减少水土流失,是一种山地可持续利用的科学模式,也是傣族朴实的仿生农业文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2.3.3 传承中的植物知识 正如上述,西双版纳傣族利用植物多达 2 000 种,那么他们对于植物种类的识别能力如何? 为回答这一问题,2000 年,有专家选择了一个离城镇较远、交通不便,除少量的农田外,没有大面积经济植物种植,森林面积大而且保存完好的一个叫“曼伞”的傣族村寨进行了两次测试。受试的村民当场察看植物及其花果,或察看高大树木的树皮,讲出他们所知的植物傣名,由陪同的科技人员用拼音标记的方法记录,而科技人员也记录科学分类鉴定的结果(表 1)。参加两次调查的村民不同,他们对植物种类的识别率都在 90% 以上,而且两次调查的植物同名率在 95% 以上(Wang 等,2003)。这种能力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由于热带雨林以及其中的生物资源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他们通过与植物的长期密切接触,频繁利用,也通过身教口传的传承,以及在众多民间歌谣对众多植物的传咏等密切相关。仅在《傣族歌谣集成》(岩温扁,1989)一书就收集了 220 多首,绝大多数都涉及到森林,以及森林中的动植物,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傣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男女老少均会唱歌,还有专职和兼职的“赞哈”(善于唱歌的人),他们认为“没有赞哈,就像菜里没有盐巴”一样,生活缺乏乐趣。所以,逢年过节、谈情说爱、婚丧嫁

娶、待人接物、迎宾、送客、祝贺送喜、驱灾禳祸、播种开镰、打猎捕鱼等全部的生产、生活、祭祀活动中几乎无时、无地、无事不唱歌谣。这样,包括森林、动植物在内的百科知识就通过歌谣得到传播和传承(表 1)。

表 1 曼伞村傣族村民对植物种类识别  
Table 1 Plant species recognized by Dai people in village Man-san

调查次数 Explore No.	识别出的 物种数 Plant sp. recognized	具傣名的物种 Plant sp. with Dai name	识别率 Rate of recognized (%)	花费时间 Using days (d)
1st	797	718	90.13	4
2nd	863	791	91.63	6

2.3.4 植物的命名和分类 对西双版纳傣族是如何识别植物、命名植物及其分类系统的研究则进一步弄清了他们具有丰富的植物学的知识(许再富等,1991)。在世界上,各种民族对于他们周围的各种植物几乎都有他们本民族的名字,但多数都缺乏“植物”这个专有名词(Robbings 等,1916)。而在西双版纳的调查,我们了解到傣族民间对“植物”概念的表达有两组词汇。一组是“弄拨歪”,即“风吹摇动”的东西就是“植物”,而与“含怪棍”即“尾巴摇动”的“动物”相区别。另一组词也许更准确一些,它是用一个复合词“宏哦宾”。“宏”是“物质”的总称,“哦”是“出,长出”之意,而“宾”是指“活的,有生命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从地上长出来的,有生命的东西就是“植物”。这与科学上以“具根叶,生长在地上”去定义植物十分相似。此外,他们把所有的植物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宏布边”,“布边”是“栽培”之意,即栽培植物;另一类是“宏低腾”,“低”是“在”之意,“腾”是“山”,即生长在山上的野生植物。西双版纳傣族对于植物的命名方法也许与其他民族有相似之处(Robbings 等,1916; Conklin,1954)。为了弄清他们对于植物的命名方法,我们先举两个植物名字为例,剖析它们的结构与含义。

例 1: 灯台树 *Alstonia scholaris*  
傣名 买 || 丁 别  
: : :  
傣义 树木脚板鸭子  
这个名字说明灯台树属于树木(买),它的叶片轮生,小叶细长如鸭(别)的脚趾(丁)。

例 2: 决明 *Cassia tora*  
傣名 雅 || 靠 块  
: : :  
傣义 草木角水牛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傣族命名植物时,名字由两个部分组成。在“||”前面的部分说明该植物的属性,而在“||”的后面部分则进一步说明该植物是什么,也就是说,傣族对植物的命名是采用了“双名”法。通过对近1000种植物傣名的分析,得出一个西双版纳傣族的植物分类系统(图1)。借助于现代植物分类学的术语,可以看出:水平1是植物界(实际仅指高等植物);水平2是“科”,一共有两个“科”,即栽培植物“科”和野生植物“科”,而每个“科”又各有两个“亚科”——生活型“亚科”和经济型“亚科”;水平3是“属”;水平4是“种”,而水平5是“变种”或“品种”。“属”是傣族对千变万化的植物所采用的“异中求同”的分类方法。这种求同一般采用植物生活型和经济型的归类两种方法。对于生活型,他们区分了树木(买),草本(雅)、藤本(嘿)、蕨类(菁)和块根(曼)等类型。对于经济型,他们一般根据植物的用途或利用部位进行归类,如果树(抹),蔬菜(啲),五谷(考),豆子(图)和花卉(咯)等。“种”是傣族对同“属”植物实行“同中分异”的分类方法,以进一步阐明植物的特征、特性、用途、生态和来源等。所以,傣族对植物的识别、命名和分类系统充分显示了他们丰富的植物知识,而且很容易被传承,它在传

登、寨兴劫兴、百病远离、祸害不挨”(咪香勐等,1989),是一种产生于本土的、所有傣族都信奉的宗教。而南传上座部佛教(也称小乘佛教)则是后来舶来的宗教信仰,傣族认为唵佛可使来生进入极乐世界的“勐历板”而几乎全民都信奉它。由于信奉这两种宗教都是同一人群,信奉原始宗教主要为“今生”,而信奉佛教主要为“来生”,所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两类宗教便有一些融合的情况,有的学者便把“竜林文化”和“佛文化”相融合的升华统称为广义的“贝叶文化”(高立士,2006),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柱,加上傣族的文字——傣泐文也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创立,宗教信仰便成为傣族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在西双版纳的特定自然条件下,“善种水稻”的傣族,他们的宗教信仰总是与“林—水—田—粮—人”密切相关,宗教信仰也就成为傣族雨林生态文化的核心。

3.1 热带雨林与原始宗教

有的作者在研究傣族的诗歌后认为:“森林之所以给人一种美的印象,除了那种生气勃勃的景象之外,令人最难忘的是森林的变化莫测和茫茫林海中的许多珍禽异兽以及其它一时还不可知的事物给人的神秘之感。这种感觉又往往给人以种种幻想,幻想正是诗的灵感”(江应梁,1990)。也正是由于森林的变化莫测,它的神秘使傣族的先民形成了各种幻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把包括热带雨林在内的热带森林当成极乐世界,视生长在那里的树木、草本、飞禽走兽、昆虫、鱼虾和大江里的“九龙”等,要么是神,要么是鬼(王松,1983)。按傣族的传统理念,水、田、粮和人都来自于森林,森林就像家一样哺育着他们。这样,森林便成了“林神”,有的植物如大青树便成为“树神”,人正常死后在“巴肖”(坟山)——森林里火化,让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森林。他们在每个村寨和在每一个勐(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都要建一处“竜林”,以供奉最早建曼(村)、建勐(乡)的首领和英雄人物。他们是神,以祈求他们的庇护,也供奉那些在历史上生前作恶、凶死或战死的首领,他们被视为“恶鬼”,祈求他们不要祸害民间(朱德普,1996)。反映了傣族信奉的原始宗教与热带雨林的密切关系。

3.2 南传佛教与贝叶文化

小乘佛教的教义主张一切都是空,宣传人空、生空和我空,它认为人生所经历的生、老、病、死都不外乎是苦,而主张自我解脱和自我拯救的观点(朱德普,1996),很适合傣族追求“逊欢”(逊为园地,欢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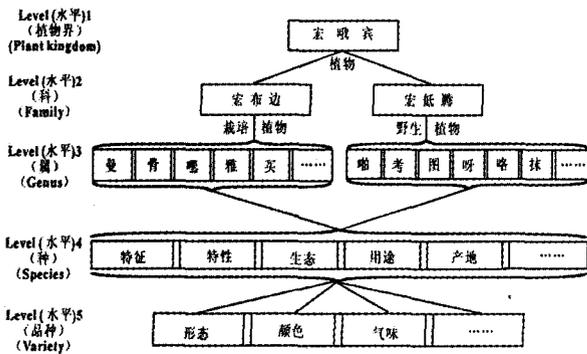


图1 西双版纳傣族的植物分类系统图解

Fig. 1 Plant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Xishuangbanna Dai

统森林文化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3 宗教信仰——傣族雨林文化的核心

傣族的宗教信仰主要包括了原始宗教和南传上座部佛教。前者产生于傣族先民在“依树积木以居其上”的远古时代便“其俗畏鬼神”(刀永明,1989)。他们认为“万物有灵”而祭家神、寨神、勐神、林神、树神、水神、谷神等,以祈“风调雨顺、人畜兴旺、五谷丰

灵魂,似汉族的“世外桃源”)般生活的理念,以求一生在平静安稳的环境中度过,渴望村社般的田园风光、美的生活情趣,而逐渐被接受。由于傣族最早用贝叶棕的叶片作为文字的载体记录宗教经典称为“贝叶经”,人们也一般把这种佛教文化称为“贝叶文化”,它被认为是“竜林文化”和“佛文化”相融合的傣族传统文化的一种象征性称谓(高立士,2006)。几乎全民都信奉小乘佛教的傣族,除了建有统辖全西双版纳的(总)佛寺外,一般每个村寨都有一座佛寺,在1957年,全州还有佛寺594座,而每一座佛寺都有一个面积大小不一的庭院。按照教规和习俗,在寺庙庭院都要栽一些与佛教密切相关的植物,如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道和涅槃时的三种树,以及传说中的28代佛主的“成道树”,也要求种那些与佛事活动密切相关的植物,主要是“五种树”、“六种花”,也要饲养两种吉祥的动物——大象和孔雀(许再富等,1998;刀国栋,1996)。这样,西双版纳便有约600个小小“植物园”,成了傣族人民心中的“逊欢”,也反映了佛教文化与热带雨林的密切关系。

### 3.3 融合的宗教森林文化

正如上述,傣族的原始宗教在西双版纳是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而小乘佛教则是泊来的,它从传入到被傣族普遍接受是经历了很长的与原始宗教的斗争与妥协,以及融合的历史过程。其中在傣族人民中广为流传,后被编入佛教经典,存放在每个佛寺里的“谷魂奶奶”(雅唤毫)是一个最重要的传说。传说很早以前,有一位聪明能干、勤劳善良、乐于助人女人,她教会人们开荒造田,耕种粮食,给大家带来幸福,被尊称为“咪纳”(田之母),她死后则被尊奉为“雅唤毫”,成为傣族人民心中最崇敬的神灵。当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勐巴坦玛永罕(金孔雀坝)时,自称为佛祖的一个传教长老,说他是人类的救世主,要人们膜拜。雅唤毫与佛祖辩论,认为她才是救世主,没有她,人类就不可能生存,连佛祖他也活不到今天。说完后她带领众谷魂离开了金孔雀坝。自从雅唤毫走了以后,没有人带领百姓耕田地,到处是饥饿的人群,佛祖和沙弥们也都饿得头晕眼花,只好认输,把雅唤毫请回来,解决人们的饥饿难题,并答应把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全部写入经书中,每次举行佛事都要讲“种好谷子,才能活下去”的道理(刀国栋,1996)。除了“雅唤毫”的故事外,原始宗教与佛教融合的宗教文化还有较多的事例。如在上述傣族人民虚幻梦境的极乐世界——“勐历板”中就把佛教

的“圣地”、“奘房”、“菩提树”等与原始宗教中的各种神灵在森林中美景——“百花盛开的乐园”揉合在一起。有的地区在请动神时,还呼唤到出自佛门的叭因、叭捧、南妥娜尼和“东西南北四方神”等,这些佛门的神进入了动神之列,也有一些村寨在祭“宰曼”(寨心)时让僧侣参加,反映出佛教对原始宗教的渗透(朱德普,1996)。而在民间,傣族祭先人不到“巴肖”,而是到佛寺,这是原始宗教对佛教的渗透。由于信奉原始宗教和南传上部座佛教都是同一人群的傣族,而且傣族男子在佛寺当一定时间的僧侣后,除了升为祜巴及其以上高级僧侣外,都可以还俗回家,使傣族的传统文化因融合了土生土长的“竜林文化”和外来的“佛教文化”而得到了升华。而他们对现实生活所追求的幸福生境——“逊欢”和来生所祈求的虚幻极乐世界——“勐历板”的愿望也希望通过融合了宗教活动而得到实现。

## 4 文化交流——傣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根据西双版纳出土具有浓厚百越文化风格的文物——有肩石斧,可以认为西双版纳新石器的居民,应是古代早在先秦时便居住在长江以南许多地区的古越人的后裔之一(刀永明,1989;王懿之,1990),说明傣族传统文化具有与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渊源。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傣族除了保留和发展了善种水稻、习水便舟和居住于干栏等古越人的特征外,还具有独特的驯养大象供乘象、象耕和象战(刀永明,1989),以及在本土形成了与热带雨林密切相关的独特原始宗教(朱德普,1996)。后来由于小乘佛教的传入,傣泐文的创立和印度与东南亚文化的传入,吸收、融合,而形成了傣族的传统贝叶文化(广义)。此外,西双版纳傣族与区内和周边民族文化进行了长期的交流,从而使其传统文化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 4.1 中华文化——傣族传统文化的渊源

对傣族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已有一些专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黄惠焜,1992;马曜等,1989)。以傣族历法而言,它原来与汉历一样使用干支记年和记日,也采用与汉历一样的十二生肖配合记年、记月、记日。只是在西双版纳,他们在十二生肖中改猪为象,改龙为蛟,既反映了早在两汉时,傣族与中原文化间就有古老的文化交流,又反映了地方的特点。对于这种改动,有的研究者认为“大象是傣族的吉祥物,而猪则被他们认为是最低能的动物,

由此才改猪为象”(刀国栋,1996),这也许与他们把原来用于祭勐神的“白象”改为“白猪”,即“用白猪抵白象”的理念(朱德普,1996)有异曲同工。那么,是从何时开始而作了这些改动呢?查多种文献均不得其解。数年前,笔者在泰国清莱考察时,看到在一座佛寺的大门上有一组“十二生肖”的浮雕,那里的“兰纳”人与西双版纳的傣泐人一样,把“龙”改为“蛟”,把“猪”改为“象”。笔者最近在高力士的“版纳傣”与“兰纳傣”历史文化比较研究论文中看到:泰文《庸那迦纪年》载兰纳国有一位王后于小历(即傣历601年),即宋嘉熙三年(公元1239年)“猪年”生了一子(高立士,2005)。由此推测,西双版纳对“十二生肖”的改动应不早于公元1239年。以西双版纳的傣医药而言,傣族所创立的传统医药理论中的“四塔”“五蕴”的词汇虽来源于佛经,但其中内涵与中医药学中的理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以近代傣医所用的药用植物中,傣、中医通用的就约占了30%(林艳芳等,2003)。

据对中国史籍的研究,包括西双版纳“产里”在内的滇南地方政权在唐朝以前就经常向中原历代王朝上贡各种“方物”,如驯象、孔雀、象牙、犀角等。尤其公元1180年,傣族首领叭雅真在以西双版纳为中心建立了景龙金殿国(又称为勐泐国)以后的首领,于元贞二年(1296年)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封号——宣慰使,建立了“彻里军民总管府”,更有“年年朝贡”或“三年一贡”或“五年一小贡,九年一大贡”,并接受“天朝”的各种赠赐(刀永明,1989)。自从叭雅真建立“勐泐国”以后,虽有政局上的多次反复,但至1950年,作为首领的“宣慰使”竟传了43世,历时770年(刀永明,1989),其政权的稳固十分少有。所以西双版纳历史上向“天朝”的频繁上贡活动无疑地成为与中原文化沟通的一个重要渠道。值得一提的是,西双版纳是名闻于世的“普洱茶”的故乡,也是历史上“茶马古道”的起点。“普洱茶”一词始见于明朝,而扬名于清代,在鼎盛时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詹英佩,2007)。相信到明清时期,通过“普洱茶”的贸易与上贡,西双版纳与中原文化交流有进一步的加强。自民国二年(1913年),民国政府在西双版纳设立“普思边行政总局”以后,西双版纳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就连最后一任(第43世)宣慰使召孟罕勒(刀世勋),在继位不久后就到昆明、南京、重庆等地读书(刀永明,1989),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 4.2 南传文化——傣族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傣文记载的传说中,把西双版纳的历史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在公元前540年以前,称为“滇乃沙哈”,在那个时代是“莫米召(没有官),莫米宛(没有佛寺),莫米倘(没有负担)”;第二个时代从公元前540年至公元700年,称为“募乃沙哈”,那个时代“米召(有官),米宛(有佛寺),莫米倘”;第三个时代从公元700年至1950年,称为“米乃沙哈”,那个时代“米召、米宛、米倘”(佚名,1987)。由于这是后人书写的历史传说,故所录年代的准确性是难以令人相信的,但把傣族历史分为上述三个时代则可能符合傣族的历史发展过程。由于西双版纳傣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掸、泰、老等民族具有相同的族源,所以在“莫米召,莫米宛,莫米倘”时代及其以前,与南边的各民族就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大家都生活在热带雨林的浩瀚林海中,而所形成的以热带雨林为背景的原始宗教,以及生产、生活与热带雨林的关系等,毫无疑问,都是相互渗透的。在“米召,米宛,米倘”时代,比较确切的是傣族首领叭(也有称“帕”)雅真于公元1180年在以西双版纳为中心建立了勐泐国。勐泐国除了统治西双版纳外,还管辖了兰纳(在今泰国北部清莱、清迈一带)、勐交(在今越南北部)、南掌(在今老挝琅勃拉邦一带)和景尖(在今缅、老、泰三国交界、靠澜沧江地方)等地(王懿之,1990)。随后,勐泐国的疆域有扩张和收缩的错综复杂的变化,也有被别国征服而成为其属国的情况,如《傣泐史》记载,在明朝时,西双版纳称“天朝为父,缅甸为母”,《明史》则称“大车里应缅甸,小车里应中国”(刀永明,1989)。这样,西双版纳与东南各国的传统文化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

我国傣学专家高立士在10多年前,考察了泰国北部在公元1259年建立的“兰纳王国”范围内的清迈、清莱、南邦、难府的10多个泰族村寨,发现那里的泰族农民的生活、生产用语与版纳傣族相似,那里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也与西双版纳基本相同。他们把佛经写在贝叶上,50年以前的贝叶经沿袭兰纳文,与西双版纳贝叶经可以相互通用。他们在信仰佛教的同时,也保留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家家有神,寨有寨神,勐有勐神,名称和祭祀礼仪也与版纳相似(高立士,1995)。最近,有人对中国西双版纳傣族植物药与泰国兰纳植物药临床应用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两地的傣—泰民族常用同种药用植物多达194种,其中在名称相同或相似的多达85种,占

44%；而同种药用植物用于主治相同疾病的也有 86 种，也占了 44%\*。可见西双版纳傣族与泰国兰纳泰族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他们在包括植物在内的森林文化上的交流。

当然，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应是南传上部座佛教的传入，尤其傣族人民在梵文字母体系的基础了创制了傣泐文，并为翻译转写佛教经书，借入了巴利词汇，以适应宗教上的需要（刀世勋，1990），也使傣族的传统文化由口传进入了文字传承的时代，而逐步完善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随着南传文化，西双版纳傣族人民在历史上也从东南亚国家中引进了多种多样的植物，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的雨林生态文化。如从一些植物的名字，可以知道它们从东南亚的那些国家引入：红薯（*Ipomoea batatas*）叫“曼交”，说它从越南（交）引进的，番茄（*Lycopersicon esculentum*）叫“抹克芒”是从缅甸（芒）引种的，芒果（*Mangifera indica*）的一个品种称为“抹蒙硕帅”，指它由老挝的“硕帅”传来的（Xu 等，1991）。有些植物，虽然没有在名字上表明它们的来源，但由于它们在西双版纳没有野生的种群，如铁刀木（*Cassia siamea*）原产于泰国，柚木（*Tectona grandis*）原产于东南亚，这两种植物的泰名和西双版纳的傣名相同，都叫“埋其列”和“埋煞”，只是音调不同而已。而菩提树（*Ficus religiosa*）和贝叶棕等，显然是由小乘佛教的传入而引进的，而且傣和泰的名字也相同。

### 4.3 区内交流——傣族传统文化的完善

在今西双版纳，除了主要居住在坝区及周围低丘山地的傣族外，还在山区居住有哈尼、布朗、拉祜、基诺、瑶等土著民族，他们也是森林民族，只是他们所在的山地主要分布着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山地雨林和石灰岩季雨林等森林植被。而在历史上，作为西双版纳为中心所建的勐泐国，其范围曾覆盖了滇南，今老挝、缅甸、越南和泰国的一些地区，而具有更多的其他土著民族，以及历史上先后邻近缅甸、八百媳妇国等，如有“大彻里地与八百媳妇犬牙交错”的记载等（刀永明，1989），他们具有不同的习俗与文化。这样，区内外的交流而使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日趋完善。

山区各民族有一些不同于坝区的自然条件，有自己的发展历史，而具有各自的民族传统文化。通过经济和社会的交流，有一些被傣族所接受或吸收，使其传统文化得到不断的完善。以居住在攸乐山的

基诺族为例。攸乐山总面积 622.9 km<sup>2</sup>；在 1949 年，人口仅有 3 180 人，多居住在海拔 1 000 m 以上的山地，四周均是以傣族为主的坝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基诺族形成了刀耕火种、狩猎与采集为基础的独特的民族文化（于希谦，2000）。由于地处山区，生产方式较落后，生活方式较原始，较缺粮食、盐巴和各种手工业产品，但他们所在的山地具有丰富的竹、木、茅草、药材、动物等山货，也有生产坝区所缺少的棉花（土棉）、茶叶和紫胶等产品，其中攸乐山曾是明清时生产名闻遐尔的“普洱茶”的六大茶山之首（詹英佩，2007）。傣族和基诺族的这种由于自然环境和生计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互补性，就促使双方自然而然地开展以有易无的经济交流。此外，傣族和基诺族在历史上还有多种形式的人员交流，较常见的是一些基诺人常到坝区的傣族村寨帮工；也有少数的通婚，一般都是傣族的男子娶基诺族的姑娘为妻。在傣族的历史文献中记载和在基诺民间广为传播的则有傣族的第九世宣慰使道罕勐（公元 1264～1347 年）娶基诺姑娘为妻，所生一子道拉罕（刀暹答）后来继位任十世宣慰使（刀永明，1989；于希谦，2000）。傣族通过与山区各民族的以有易无的经济交流、政治上的统治和人员的交流等，也不断吸取了山区各民族的文化而使其传统文化日臻完善而成为西双版纳历史上的主流文化。如在西双版纳傣族对上千种药用植物、数百种野生食用植物、上百种用材树和上百种水湿生植物等的利用中，有不少的种类是分布在山区和从山区各民族学到的利用方法。

对于西双版纳傣族所建的勐泐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包括夺地战争、民人虏掠、商贾往来、茶马古道、改土归流等也比较频繁，这在文化交流上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举两个例证，它们颇能说明西双版纳傣族在历史上与周边地区的密切关系（曾君，2008）。例证之一是傣族的民间歌谣中有一首《穿牛鼻子歌》，讲他们的先民驯养水牛的过程：在起初，他们用粗绳拴住牛的脖子或牛角，由于野牛“个个像老虎”、“粗绳被挣断、妇女不敢挨、小孩不敢养”（岩温扁等，1989），难以驯服。这种驯牛的过程很像广西南宁明花山崖所发现的古崖画中的一组“驯牛图”所描述的情况一样（黄惠焜，1992），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后来傣族的先民总结了“人怕揪耳朵，老虎怕敲掉牙，公牛怕捅鼻子”的经验，采用了穿牛鼻子的方法而把野牛逐步驯服了。另一个例子是油瓜（*Hodgsonia macrocarpa*）分布于滇南，西双版纳傣

族称它为“抹劲”，“劲”是松鼠，由于它的种仁含油量高达70%，松鼠喜欢吃它而称为“松鼠果”。油瓜在唐时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曾称它为“蔓胡桃，出南诏，大如扁螺，两隔，味如胡桃。或言蛮中藤子也”（蔡希陶，1963）。在约30年前，笔者的一位同事在大理剑川的一座古建筑的门扇上就发现了一组油瓜的木雕，其中一只小松鼠从一个果实中吃了种子后正在爬出来，生动地印证了西双版纳称油瓜为“抹劲”的事实，也表明了西双版纳与其时大理国的文化联系。

## 5 结论

西双版纳傣族的先民，与世界上的很多民族一样，生活在森林里，过着植物采撷和动物狩猎的生活。而当他们学会驯养动、植物，发展农耕以后就逐渐离开森林，但衣食住行、医药卫生、生产活动、文学艺术和宗教信仰等还是不得不依赖于森林，以至于他们祖先留下了“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的遗训。所以，森林是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的根与源。由于西双版纳傣族聚居之地是大面积热带雨林分布的范围，因而，其传统文化当是他们对所处地区存在的特殊热带雨林及其环境的适应与改造的过程而形成的，即“热带雨林生态文化”，简称为“雨林文化”，并在历史上随着南传上部座佛教的传入和区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不断发展与完善。

历史的发展和很多研究已表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具有相互相成，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时至近代，由于人口倍增，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急剧变化，使仅经半个世纪，包括热带雨林在内的西双版纳自然森林的覆盖率已由原来的65%几降为不足30%，成百上千的动、植物种类正从热带雨林中消失或处于受严重威胁的濒危状态，这正在动摇着传统雨林生态文化的根基。在近代，由于城市化的加快，以及外来文化的强势冲击，不仅是生长在城镇的傣族年轻人对其传统雨林生态文化的缺失，而且在农村的傣族青年，面对到处是后来发展的大面积橡胶林和茶园等，对雨林生态文化也已是十分淡薄。因而，在注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也应进一步强调和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保护好我国各民族生态文化的多样性，这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进行“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措施。

## 参考文献：

- 刀永明(辑). 1989a. 中国傣族史料辑要[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970
- 刀永明(集解). 1989b. 车里宣慰使世系集解[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636
- 刀世勋. 1990. 巴利语对傣语的影响[C]//王懿之, 杨世光.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81-201
- 刀国栋. 1996. 傣族历史文化漫谭(修订本)[M]. 昆明: 民族出版社: 190
- 马曜, 缪鸾和. 1989. 西双版纳份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423
- 于希谦. 2000. 基诺族文化[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300
- 王松. 1983. 傣族诗歌发展初探[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315
- 王懿之. 1990a. 傣族源流考[C]//王懿之, 杨世光. 贝叶文化论.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19-123
- 王懿之. 1990b. 傣族先民新石器文化遗址综述[C]//王懿之, 杨世光. 贝叶文化论.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71-89
- 王战强, 熊飞翔等. 2006. 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395-455
- 江应梁. 1990. 傣族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C]//王懿之, 杨世光. 贝叶文化论.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90-118
- 刘宏茂, 许再富. 1994. 龙山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中的意义[C]//中国植物园(一).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88-92
- 许再富. 1993. 混农林系统: 热带山地开发的一个新策略[C]//许再富. 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二)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13
- 许再富, 刘宏茂, 许又凯. 1998. 热带雨林漫游与民族森林文化趣谈[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34
- 朱德普. 1996. 傣族神灵崇拜觅踪[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388
- 朱华. 2000. 西双版纳龙脑香热带雨林生态与生物地理学研究[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0
- 李延辉, 裴盛基, 许再富, 等. 1996. 西双版纳高等植物名录[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702
- 何业恒. 1993. 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M]. 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 张福三. 1990. 贝叶文化象征[C]//王懿之, 杨世光. 贝叶文化论.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
- 佚名. 1987. 刀国栋, 刀永明, 康朗庄译. 勐泐王族世系[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321
- 林艳芳, 依专, 赵应红. 2003. 中国傣医药彩色图谱[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722
- 岩温扁, 岩峰. 1989. 西双版纳傣族歌谣集成[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744
- 郭家骥. 1998. 西双版纳傣族稻作文化研究[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176
- 咪香劲. 1989. 祭鬼词[M]//岩温扁, 岩峰. 傣族歌谣集成.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24-228
- 禹平华, 许再富, 黄玉林. 1982. 西双版纳民族用材研究[C]//热带植物研究论文报告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08-115
- 赵世林, 伍琼华. 1997. 傣族文化志[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社:1-20
- 高立士. 1995. “版纳傣”与“兰纳泰”历史文化比较研究[J]. 德宏教育学院报, 1:1-5, 29
- 高立士. 2006. 高立士傣学研究文选[C].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12, 227-233
- 黄惠焜. 1990. 傣族文化与中原文明[C]//王懿之, 杨世光. 贝叶文化论.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48
- 黄惠焜. 1992. 从越人到傣人[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92-114
- 黄惠焜. 1997. 导论——寻找“文化血型”[M]//赵世林, 伍琼华. 傣族文化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5
- 曾君. 2008. 中国西双版纳傣族植物药与泰国兰纳植物药临床应用的比较研究[D]. 泰国清莱皇家大学传统医药学院硕士论文: 295
- 蔡希陶. 1963. 油瓜在中国古籍中的记载及分类学问题[C]//吴征镒. 蔡希陶纪念文集.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25
- 詹英佩. 2007. 普洱茶原产地西双版纳[M].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177
- Conklin HC. 1954. The relation of hanunoo culture to the plant world[D]. PH. 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 Jin ZZ(金振洲), Ou XK(欧晓昆). 1997. The diversity features of plant community types in the tropical rain forest vegetation of Xishuangbanna, Yunnan(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植被的植物群落类型多样性特征)[J]. *Acta Bot 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增刊 IX: 1-30
- Li QJ(李秦晋), Liu HM(刘宏茂), Xu YK(许又凯), et al. 2007. Changes in species numbers and causes that used as wild vegetable by Dai People in Xishuangbanna, China(西双版纳傣族利用野生蔬菜种类变化及原因分析)[J]. *Acta Bot 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29(4): 467-478
- Fang LY(方利英), Liu HM(刘宏茂), Cui JY(崔景云), et al. 2006. Traditional use of wetland plants in Dai villages in Xishuangbanna, Yunnan(西双版纳傣族村寨对湿地植物的传统利用)[J]. *Biodiversity Sci*(生物多样性), 14(4): 300-308
- Pan YM(潘玉梅), Liu HM(刘宏茂), Xu ZF(许再富). 2006. Study on traditional use of beverage plants in Dai Villages of Xishuangbanna, Yunnan(西双版纳傣族传统饮料植物利用的研究)[J]. *Acta Bot 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28(6): 653-664
- Robbins WW. John Peabody Harrington, Barbara Freire-Marreco. 1916. Ethnobotany of the Tewa Indians[J].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botany Bulletin*, 55
- Wang JX(王锦秀), Liu HM(刘宏茂), Xu ZF. 2003. Folk plant taxonomic system and rapid assessment of regional plant diversity——A case study in Xishuangbanna(民间植物分类系统与区域性物种多样性快速评估——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J]. *Guihaia*(广西植物), 23(6): 523-527
- Xu ZF(许再富), Huang YL(黄玉林). 1991. Research on plant folk nomenclature and taxonomic system of Xishuangbanna Dai Nationality(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植物命名与分类系统研究)[J]. *Acta Bot Yunnan*(云南植物研究), 13(4): 383-390
- Xu ZF(许再富), Liu HM(刘宏茂). 1995. Palm leaves Buddhism Sutra Culture of Xishuangbanna Dai and plant diversity conservation(西双版纳傣族贝叶文化与植物多样性保护)[J]. *Chenese 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 3(3): 174-179

( 上接第 245 页 Continue from page 245 )

- Plant Physiol Mol Biol*(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 33(2): 160-164
- Jin XX(金晓霞), Qin ZW(秦智伟), Dong YL(董延龙). 2007. Progress of study on sex differentiation in cucumber(黄瓜性别分化研究进展)[J]. *China Vegetables*(中国蔬菜), (2): 38-42
- Kaur-Sawhney R, Tibnrcio AF, Galston AW. 1993. Spermidic and flower bud differentiation in thin layer tobacco tissue culture[J]. *Plants*, 173: 282-284
- Lerkindale J, Kinght MR. 2002. Protection against heat stress-induced oxidation damage in *Arobidopsis involves* calcium, abscisic acid, ethylene, and salicylic acid[J]. *Plant Physiol*, 128: 682-695
- Ni Y(黎炎), Li WJ(李文嘉). 2004. Progress of study on chemical regulation and mechanism for melon plants(瓜类性别分化的化学调控及作用机理研究进展)[J]. *Guangxi Agr Sci*(广西农业科学), 35(3): 180-182
- Shou SY(寿森炎), Wang QM(汪俏梅). 2000. Progress of study on sex differentiation in higher plants(高等植物性别分化研究进展)[J]. *Chin Bull Bot*(植物学通报), 17(6): 528-535
- Wang QM(汪俏梅), Zeng GW(曾广文). 1996. Progress of study on sexual differentiation of monoecious plants *in vitro*(雌雄同株植物性别分化离体试验研究进展)[J]. *Plant Physiol Commun*(植物生理学通讯), 32(5): 385-389
- Wang SP(王世平), Song CB(宋长冰), Li LC(李连朝), et al. 1996. Physiological function of polyamines during blossoming and fruit setting in apple(多胺在苹果开花及坐果初期的生理作用[期刊论文])[J]. *Acta Hort Sin*(园艺学报), 23(4): 319-325
- Wang W(王纬), Cao ZX(曹宗巽). 1983. Recent progresses in chemical control of sex expression in higher plants(高等植物性别分化)[J]. *Chin Bull Bot*(植物学通报), 1(3): 8-11
- Wu QP(吴清平), SY(孙永), Cai ZH(蔡正荷), Zhang JM(张菊梅). 2006. Review of the gelling agents for solid microbial media(固体培养基凝固剂的研究进展)[J]. *Microbiology*(微生物学通报), 33(5): 145-149
- Yamasaki, Matsuura S, Takahashi H. 2003. Characterization of ethylene effects on sex determination in cucumber plants[J]. *Sex Plant Report*, 16: 103-111